



第十八卷 第六期

Vol.18 No.6

雙月刊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PUBLISHED BIMONTHLY BY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

Nov. 1997

介紹當代印度神學家沙瑪達 (S. J. Samartha) 的修正基督論： 亞洲多元宗教文化與基督事件的再詮釋

黎志添

基督教在亞洲處境傳播往往要面對的最大困難，是如何在基督論的神學上，回應在這悠久歷史文化土壤中各種土生土長的宗教信仰以及多元宗教的歷史事實。過去一世紀因為西方國家在亞洲地區推行的殖民統治結果，使得在這段歷史發展下的現代西方基督教，能夠以一種較為高等宗教的面貌在亞洲地區傳播，宣稱其與眾不同的宗教獨特性，結果加深和擴大了基督教的絕對主義和排他思想。其中代表例子，就是傳教士經常以己「真」與彼「假」來判別基督教與其他亞洲宗教之間本質上的分別。

事實上，從基督教神學特殊的歷史文化起源和發展而言，在以基督為中心的教義上，建立完整、統一和系統化的宗教身分，我們可以說它比其他世界宗教更成熟、更完整。其中的原因或許可以從基督教神學在過去傳統西方歷史社會的轉化過程來尋索。簡單來說，基督宗教過去所面對的文化挑戰，都是與希臘羅馬文化有共通地方，例如保羅、奧古士丁、馬丁路德等基督教神學家，他們的神學問題和資源大

都是來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亞理士多德等的影響，進而不斷轉化過時的神學思想。至於遭受另一截然不同於希羅的世界文化挑戰和衝擊，或許我們只能舉歐洲在十二世紀受到阿拉伯文化進入的影響而已。但是基督教文化內的希伯來傳統與阿拉伯伊斯蘭文化二者，也不能說是兩種迥然不同的宗教文化。再者，另一例子就是在現代西方所遭遇前所未有的科學主義的挑戰，但是，不管二者如何衝突，沒有學者會反對現代科學本身也是源於西方本身的文化系統；對部份歷史哲學家來說（如Karl Lowith），基督教與現代科學還有連承的共同點。

因此，我們有理由這樣說，基督教從十九世紀以來，在亞洲文化地區所面對的各種豐富和成熟的本土歷史宗教，這情勢是過去基督教歷史所沒有的。過去一世紀，由於基督教與西方帝國主義歷史緊密連繫，因此，結果妨礙了西方傳教者和亞洲本土基督教信徒全面從文化相遇的層面，認真和正面地思索基督教如何能夠在另一豐富的亞洲宗教文化處境下得到轉化和再生。反而我們從

過去傳教運動中聽見的，只是一種非常清楚的我主義和審判主義的聲音。所謂「在耶穌基督以外別無拯救」等排他性的教義宣稱，正是妨礙基督信仰不能適當地回應其處身在亞洲多元宗教的轉變處境，特別是回應文化上的挑戰、轉移和生機。不但如此，更大的問題是，基督教若仍然忽視理解亞洲人民本身生活文化和在他們中間傳承積聚已久的宗教文化傳統，恐怕結果就是愈與亞洲本土文化築溝，不能超越「外來者」的文化身分。

基督事件（Christ event）作為基督信徒的核心宗教經驗和認信，如何能超越其特殊的西方文化表達，進而與另一文化傳統融合，再次見證其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和感染力，這實在是一大宗教文化史問題，非一代人所能解決、實現。同時從關懷亞洲基督教的發展而言，這大問題，亦絕非可靠賴西方教會或其豐富的神學傳統而達成，這是亞洲基督教信徒自己的擔子。

讓耶穌基督死而復活的神聖事件，在亞洲特殊的文化生活中重新理解過來的神學遠象，其實也不完全是乏善可陳的。雖然亞洲神學過去經常以政治公義的批評者為其特色，輔以拉丁美洲解放神學模式為理論基礎，亦有部分亞洲神學家嘗試從文化再詮釋的層面，提出亞洲文化神學的方向。以下本文嘗試以當代印度神學家沙瑪達（S. J. Samartha 1920 - ）的「修正基督論」（a revised christology）為例，扼要介紹他在印度文化經驗處境中總結出來的一些具啟發性的神學見解。¹

沙瑪達的「修正基督論」的最重要神學工作，是要重新建立那能夠與亞洲多元宗教事實接軌的基督論（頁93）。² 首先，他分析了妨礙這接軌的原因是基督論脫離了上帝（創造）論（theo-logy），以致後來西方教會所發展出來的有關歷史耶穌基督的宣稱，都變成一些非常絕對化和排斥性的教條。極端的，把基督等同上帝，而宣稱只有藉著他的唯一一次的道成肉身，人類和世界才得救贖。對沙瑪達來說，這種基督論已經把基督事件脫離了它的本意所在——上帝與人在耶穌基督的言行、受苦、死和復活中相

遇；把基督神格化（deification）正正遠離了新約聖經中信徒對歷史上耶穌基督的信仰見證（頁120-123）。耶穌基督事件本身之具有神性（divinity）和接受他是神人（he is divine），並不就等於說耶穌基督就是上帝（Jesus Christ is God）（頁119）。導致上述的神學混淆，就是因為基督論脫離了上帝論，結果混淆了兩種截然不同的基督信仰的論述：其一，是相信歷史中耶穌基督的神聖事件最能表達上帝對世界和人類的救贖，其二，是把耶穌基督的神性脫離它另一部份的人性，繼而神學上宣稱他就是上帝。西方早期教會的神學大公會議就是促成後者的發生。因此沙瑪達首先要反對的，就是過去西方教會把新約聖經裡有關對耶穌基督事件的各種真理宣稱（truth claims）減化為唯一一種排斥性的基督主義（"Jesusology"）。真理宣稱變成真理（truth）。把基督神格化成為上帝，並與上帝享有同等神格的結果就是愈使西方教會遠離新約信徒的基督信仰。

西方教會基督論，若是把上帝對人類的救贖全然一次地（once-for-all）規範在屬於猶太歷史文化的耶穌基督的活動裡，甚至把耶穌基督神格化成為上帝，對亞洲的其他宗教信仰群體來說，結果就是抹煞了他們在其民族宗教中所已經獲得的有關「上帝」與人類相遇的另類多元化神聖經驗。如果基督信徒要把這種以為是「唯一」的基督中心主義的宗教，強加於亞洲其他宗教的信眾，這正是另一類的宗教殖民主義行為（頁125）。一個殖民主義色彩的基督論，只會加增基督教與其他亞洲宗教的隔膜和互不理解。

問題更不僅這樣，對亞洲基督信徒來說，唯我主義的基督論正是嚴重地妨礙他們從異於西方的亞洲社會文化生活，去經歷和表達耶穌基督在他們當中所釋放的拯救力量，如新約聖經時代信徒群體一樣。過去西方教會的基督論或有其特殊歷史背景和意義目的，但是，這不等如它們對現在亞洲基督徒的文化生活和需要仍有普遍的真實性（validity）。若果亞洲基督信徒把大公教會的教義基督論，絕對化為唯一的有關歷史耶穌基督

的真理（宣稱），這只是權威主義的再現，沒有讓基督事件真正融入亞洲文化生活的掙扎、悲哀、罪惡、死亡、希望、和復活等生命實況中。結果那死而又復活的十字架基督還未能在不同的、多元宗教化的亞洲處境裡，愆生出與亞洲人民和歷史一起的新的宗教存在意義（頁138）。

沙瑪達的「修正基督論」所提出的對過去西方基督論的修正方向，主要貢獻有兩點。其一，是要求亞洲基督信徒擺脫過時的教條和權威主義形色的基督論，重新以亞洲特殊的生活經驗，詮釋他們如何進入基督事件中再次經驗神人之間神聖的相遇，以及因而引發對一己群體生命的反思。因此他的「修正基督論」的方法基礎，不再以追逐系統和完整性的思想概念為目的，反之，他強調亞洲基督論，乃是建立在以基督事件為框架的一種植根於亞洲生活經驗的宗教反省，繼續讓基督事件中永遠不能窮極的奧秘，構成對今天亞洲社會文化生活問題的洞見，和賦與亞洲人民生命意義的新的開拓。

其二，亞洲基督論若不只是延續或複照西方希羅文化的基督論，而是要讓亞洲基督信徒以自己的特殊經驗，去理解和深化存在於基督死而復活的生命奧秘，那除了要求基督論與亞洲民眾歷史經驗接軌之外，沙瑪達指出，亞洲基督論更需要與在亞洲文化裡的多元宗教傳統接軌、對談。基督教排他主義，固然無助基督信仰融入亞洲人民持之已久的人生價值和世界觀裡；但僅是形式上的開放態度，亦對基督教植根亞洲文化的目標幫助不大。基督教與亞洲宗教對談的基礎，必須要承認彼此各自不盡相同的終極解說和神聖故事，並對人類生命掙扎與解脫都有同等重要價值。除了基督死而復生的敘事外，在亞洲還有 Rama、Krishna、佛陀、孔子、老子、觀音、呂祖等不同的神聖故事和象徵，他們都能夠啓動亞洲人民對一己圓滿生命努力追求和改善（頁130）³。因此，倘若基督事件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強調人如何從復活的十字架基督的應許中解脫自己的罪與惡，則基督徒在其他亞洲宗教裡，也要聆聽佛教、道教、印度教等如何同樣為人類的無明、孽報、苦難、災劫等提出不同的拯救之路和甚麼的終極希望。就是在尊重彼此對終極問題

的不同回應，基督教信徒在理解亞洲本土宗教文化時所關懷的首要問題，不應再是提出究竟在印度教、佛教、道教裡有沒有拯救之路，而是要問究竟在其他宗教裡，有沒有對基督教所提出的有關罪與拯救等問題不同的見解，倘若沒有，這可否正是代表基督教與亞洲文化接軌的開始點？反過來說，基督信徒也要反思其他亞洲宗教，如何回應就人生下來面對各種生老病死等因果孽報與承負的問題，並且要檢視在基督死而復的信仰裡，是否還有缺少亞洲宗教對上述問題的成熟智慧和洞見。若有，那麼基督信徒需要將一己有限的視野，暫時置換至亞洲宗教的問題水平，讓它們的問題繼續開拓我們理解那在基督事件裡仍然蘊含的人生奧秘（頁138）。因此基督教與亞洲宗教接軌，乃是既要與人分享一己的問題與答案，同時亦要讓其他宗教的問題與洞見，繼續開拓亞洲基督信徒對奧妙的基督事件的多元化理解。

總結而言，從關懷基督教與亞洲多元宗教在文化相遇碰撞的層面而言，沙瑪達的「修正基督論」正是提出超越西方教條主義的多元化亞洲基督論（the plurality of Asian christology）的需要和可能的事實。基督論必須與亞洲文化生活和宗教傳統真正接軌，才能產生植根於亞洲、亞洲民眾實際生活經驗中，成為有文化生命感染力的屬亞洲傳統的基督宗教。

注釋

1. S. J. Samartha（沙瑪達）的主要神學著作包括 Hindu Response to the Unbound Christ:Towards A Christology in India (Bangalore,1974); The Other Side Of the River(Madras,1983); The Search for New Hermeneutics in Asian Christian Theology (West Bengal,1987) One Christ-Many Religions: Toward a Revised Christology(New York,1990).沙瑪達本身詳盡的著作書目，參 One Christ-Many Religions:Toward a Revised Christology,頁179-185由於篇幅所限，本文主要以 One Christ-Many Religions Toward a Revised Christology 為基礎，概略介紹沙瑪達的「修正基督論」。
2. 以下引文，出自 One Christ-Many Religions:Toward a Revised Christology(Orbis Book, Maryknoll, New York, 1990).
3. 有些例子是本文作者所附加的，但思想與沙瑪達相同。

作者黎志添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教授

收割的季節 十四種新書的口味

請來品嚐！



好孩子圖書(中英對照版) 1871.1B-1871.6B
Good Children Book Series(Bilingual)

唐中雄著

全套共六種，分六個主題：誠實、責任、友愛、孝敬、禮貌及清潔。每種由不同的動物擔任主角，分別有小貓、小狗、小鴨和小雞、小白兔、小海豚和小豬豬，牠們的經歷和遭遇都各有特色。小朋友，來！帶牠們回家，一同分享牠們的往事。

兒童輔導叢書 第三種、第四種即將出版！

小麥寂寞的夏天 1876.3 奈絲特琳著 黎海華譯
Mike's Lonely Summer by Conolyn Nystrom

小麥的父母離婚了，種種問題困擾著小麥。雙親離婚是他的錯嗎？如果他們不再相愛，還會再愛他和弟弟嗎？他們有可能和好如初嗎？本書描寫小麥如何逐步適應單親家庭的生活。



愛梅說再見 1876.4 奈絲特琳著 黎海華譯
EMMA SAYS GOODBYE BY CAROLYN NYSTROM

愛梅很愛蘇姨，眼看她癌細胞侵蝕，一天比一天消瘦，該如何面對？愛梅珍惜和蘇姨相處的每一刻，他們兩個共同縫製的百衲被，成為永久的紀念品。要接受親人死亡的現實是困難的。但愛梅和她全家努力從他們的傷痛中走出來。



舊約的十字架 952.1R-3 羅濱遜著
The Cross in the Old Testament By Wheeler Robinson

約伯的十字架 The Cross of Job
僕人的十字架 The Cross of the Servant
耶利米的十字架 The Cross of Jeremiah

本書共分三冊，第一冊《約伯的十字架》、第二冊《僕人的十字架》、第三冊《耶利米的十字架》，從舊約中三個人物的經歷，探索受苦的問題。綜合三書是明瞭基督的十字架的門檻。

作者羅濱遜博士為研究著名舊約聖經學者，曾受業於愛丁堡及牛津大學，1920年至1942年任攝政王公園神學院院長。羅氏對舊約神學及聖靈與救贖的教義素有研究，著作等身，其思想與學問對基督教界影響至大。

中文聖經註釋 新書兩種

何西阿書·約珥書·阿摩司書 3323
Hosea, Job and Amos by Michael Tan

陳周榮著

在其他先知書中找不到比何西阿書更詳細地描述上主與先知的密切關係。透過先知不尋常的婚姻經歷，從絕望到希望，從審判到救贖的主題，清晰可見。而約珥書和阿摩司書在神學的主題上有相類之處，但寫作手法及屬靈信息卻迥然不同。

作者陳周榮曾任三一神學院兼任舊約講師，相信藉著他深入的研究和剖析，必能將這三卷小先知書的遺珠精采之處，展現讀者眼前。



腓立比書·歌羅西書 3337 周天和楊東川著
The letters to the Philippians and colosians by Daniel Chow;William Young

腓立比書也被稱為「喜樂之書」，這類聖靈的果子是歷代信徒所羨慕和追求的。作者引領我們逐章逐節，探索保羅喜樂的秘訣，以及玩味書中流露的腓立比信徒深摯的情誼。

作者認為歌羅西書是新約中內涵最豐富的一卷，其中所強調的基督論尤其值得注意。透過作者獨到的分析和優雅的文筆，讀者不難發覺歌羅西書博大的屬靈信息，實為基督徒日常生活、立身處世的圭臬。



私禱日新 1011.1 貝利約翰著 (華麗革新版)
Diary of Private Prayer By John Baillie

本書作者貝利約翰(John Baillie)為前蘇格蘭愛丁堡神學院院長，亦當代著名神學家。此書出版以來，一直深受信徒歡迎，至今已達十多版，現全書再稍作修改，並重新排版，配以彩色攝影作品，以全新面貌貢獻予新一代的讀者。



11月27-12月1日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舉行「第13屆基督教聯合書展」，邀請你前來瀏覽！

燕京大學與普天頌讚 (一)

黃永熙

燕京大學與初版《普天頌讚》的編訂、翻譯、撰寫、製調等都有很大的關係。雖不能說倘若沒有燕京大學就沒有《普天頌讚》，但可以說，要是當年沒有燕京大學師生的合作，《普天頌讚》便會大為失色。在初版的《普天頌讚》裡，有多位的歌詞作者、譯者、修訂者、製調者、編曲者都是和燕京大學有關係的人物，如：劉廷芳博士、趙紫宸博士、范天祥博士 (Dr. Bliss Wiant)、范天祥夫人 (Mrs. Mildred Wiant)、劉廷蔚博士、李抱忱博士、馬梁季芳女士、田景福先生、陳夢家教授、許地山教授、蘇引蘭女士、蘇路得教士 (Ms. Ruth L. Stahl) 胡德愛¹。舊普頌裡有一首長詞是由吳謝婉瑩女士所譯，她就是名女作家冰心女士，她也是燕京大學的畢業生，此外普頌裡還有幾位西國人士，可能與燕大有關，但是筆者手頭上沒有資料可以證實這點

至於劉廷芳和趙紫宸兩位博士的生平，筆者已撰文記述。其如各人將繼續撰寫，雖然資料不太多，但至少可作一個記錄。

(一) 李抱忱

李抱忱於1907年7月18日生於河北省保定縣西關外的長老會福音園。他祖父是清朝末年的舉人。當時因協助西國宣教士繙譯聖經，由慕道而受洗入教，成為基督徒。他的基督教家庭生活影響了兩個兒子，就是李抱忱的父親和叔父，兩人後來都成為牧師。因此李抱忱是第三代的基督徒。也因為他自幼在教會中長大，接觸音樂的機會較多，七歲便開始跟一位蘇教士²學風琴。十二歲時舉家遷往北京，李氏便在北京的崇實中學就讀。

1926年中學畢業後，被保送到燕京大學，主修教育，副修音樂，奠定他日後在音樂教育的基礎。李氏在范天祥手下受教，接觸了許多合唱曲，對他日後在大合唱的事工上影響很深。他曾經說過：「音樂是我第一愛好，而合唱是我第一愛好中的第一愛好。」

1930年李氏畢業於燕京大學。他的畢業論文是「中學音樂科合起來的成果」。畢業後在北京著名的育英中學教音樂五年。

1931年籌編《普天頌讚》³的委員會成立。李抱忱只不過是一個廿四歲的青年，他可能是該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中最年輕的一位成員。

1931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在中國東三省發動了東北事件，全國學生愛國情緒高漲，李氏帶領育英合唱團到處演唱，1934年他又帶隊南下到華東，在南京、上

海、杭州各地開旅行演唱會。1935年他策劃了一個六百人的大合唱，在故宮太和殿前演唱韓德爾的彌賽亞神劇，並特別邀請他的老師范天祥博士擔任指揮。

1935年李氏赴美入奧伯林音樂學院 (Oberlin Conservatory of Music) 深造兩年，獲音樂教育碩士學位後返國。

1937年抗戰軍興，李氏輾轉到重慶後方，任音樂教育委員會委員，並在國立音樂院任教務主任職。

1941年組織了重慶五大學聯合合唱團，參與籌劃並擔任指揮千人合唱。

1944年李氏再度赴美深造。

1948年獲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音樂教育博士學位。就在這一段期間，筆者有機會與他見面。但是在1946年他已開始在耶魯大學遠東語文學院教授中國語文。李氏在耶魯教了七年後，被美國政府所辦語言學院聘任為中文系主任十五年，此後又在艾奧瓦大學 (Iowa University) 教授中文三年。

1972年退休返回台北定居。

1969年當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意把原來的《普天頌讚》重新編訂之時，曾設法徵詢原來聯合聖歌編輯委員會及出版委員會在海外的幾位委員的意見。他們都十分贊同把普頌重新修訂。李抱忱是其中之一。他特別向文藝出版社提出，他在《普頌》唯一的一首聖詩「歸家喜樂歌」的「桂珍」調所配的和聲，西洋味太重，必須更改，⁴我們普天頌讚編輯委員會的音樂小組也很同意他的說法而改動了該曲的和聲。

李氏在退休之前已經有過嚴重的心臟病，可是退休後仍然很努力為音樂教育服務，他於1979年4月8日在台北市逝世，享年七十二歲。(待續)

注釋

1. 這位「清晨歌」的製調者，連范天祥在他所寫的Chinese Indigenous Hymns一文中都說不知道這位作曲者是誰。據說可能是當日燕京大學的一位特別生。性別不詳。趙紫宸與范天祥於1931年出版的《民眾聖歌集》第一首「清晨歌」所採用的調子，並不是《普頌》裡的樂平調。
2. 可能是《普頌》527首「孝親歌」的作曲者蘇路得 (Ruth Stahl) 女士。
3. 當時詩集尚未定名。《普天頌讚》的定名是在1933年之後。
4. 根據1936年版舊《普頌》的製調者索引，范天祥可能曾編寫此調的和聲。

短訊

一、人事動態

1. 高級編輯范鳳華小姐由九七年十月起升任編輯主任職。
2. 製作部新聘同工陳嘉明先生，於9月起正式上任。陳弟兄為信義會天恩堂會友。
3. 主席沈冠堯牧師及社長蘇成溢牧師於9月18-20日前往台北，除了參加台灣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周年董事會外，並順道探訪出版界友好。

二、歡迎新任委員及顧問

本社邀得下列三位同道由9月份起出任本社出版委員：吳思源先生 (閒人行董事)、徐珍妮女士 (聖公會諸聖堂宣教主任)、周芝良先生 (香港宣教會恩召堂傳道人)，又邀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新任總幹事陸輝牧師為顧問。

三、聖經頌唱會

由本社主辦，中國佈道會九龍迦南堂協辦的「聖經頌唱會」，已於10月17日順利舉行，出席人數約170人。會中除了由九龍迦南堂主任黃常教牧師講道，會眾共唱經文聖詩外，並有康怡少年合唱團、聖樂工作者團契成員、和葡萄園民歌隊參與獻唱。



「聖經頌唱會」康怡少年合唱團獻唱
Youth choir of Kornhill Christian Church in the "Scriptural Odes Concert".

第十三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穿梭文化特區、觸動生命心弦)

日期：1997年11月27-12月1日

時間：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九時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

(尖沙咀彌敦道136號A)

四、秋季同工團契退修會

10月24日至25日本社同工團契退修會於元朗大棠渡假村舉行。敬拜、默想、分享之餘，尚有體育活動、遊戲、燒烤等節目。



秋季團契退修會於元朗大棠渡假村合攝
Staff Retreat in Po Kuk Jockey Club Tai Tong Holiday Camps.

BRIEF NEWS

PERSONNEL

1/ Miss Feng-Hua Fang, the senior editor has been promoted as the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since 1st October, 1997.
2/ We are very glad to have Mr. Chi-Leung Chow, Mr. Sze-Yuen Ng and Ms. Jenny Tsui as our new Publication Committee members beginning from September, 1997.

ACTIVITIES

1/ On October 17, 1997 we have held the "Scriptural Odes Concert" at the Kowloon Canaan Church. We have three singer groups of different ages singing the scripture songs. Rev. Daniel S.K. Wong gave a short message during the concert. There were 170 attendance and they were very impressed.
2/ A Seminar on Simon Ho's Thought will be held on 6th December, 1997 at the St. Andrew's Centre by the Christian Cultural Society associated with CCLC and YMCA. We shall have Dr. Y.N. Chan as the speaker on the topic-Christ Gospel and The Chines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The registration fee is HK\$30.00. You are most welcome to come to the seminar.

基督教文化學會主辦：「世明學術講座」

中國孝道與基督福音

講員：陳耀南博士 (前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
回應：楊慶球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主任)
日期：1997年12月6日 (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聖安德烈中心一樓 (九龍彌敦道138號)
費用：每位三十元

報名可致電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3678031, 23855880及青年會。

我們需要有異象

SIGHTS & VISIONS

蘇成溢牧師

Rev. Eric S. Y. SO

「耶和華的使者從荆棘裡火燄中向摩西顯現，摩西觀看，不料，荆棘被火燒著，卻沒有燒燬。摩西說，我要過去看這大異象，這荆棘為何沒有燒壞呢。」（出埃及記三2-3）

出埃及記三章裡有關摩西蒙上帝呼召，承擔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之使命的故事，是一段基督徒津津樂道的記載。這個偉大呼召特別之處，首先是它始於一個曠野中的異象—焚而不毀的荆棘，當中深具豐富的含義。其次，是整個過程中，摩西的個人經歷和體會，並他的思考和回應，亦顯出屬靈的深度，十分值得我們深入反省。

經文中的第一節說，摩西牧養他岳父的羊群，往野外去，到了何烈山（何烈山一字有乾旱之地的意思）。其實摩西並非有意地選定了某一天要到上帝的山去牧羊，相反地，他自從逃離埃及，與米甸祭司女兒西坡拉結婚後，便由一位埃及公主之子轉變成一個岳父家寄居的牧羊人，而且已經四十年了。放羊成為他的職責，做一個安份守己的牧羊人，看著妻兒們安定地生活度過餘生，相信是摩西的人生目標。摩西應該不會刻意地到何烈山去尋求上帝的顯現，亦應該沒有打算去領受異象。

摩西的心態可能是今天許多基督徒的心態。不少人認為上帝只會揀選一些偉大的人，一些有才華有魄力的人。誰知上帝自有祂的旨意和時候。多少時候，就在我們認為不可能的環境裡，主會發出祂的呼召。在上帝的時間表中，沒有太早或太遲，祂所選定的時間，就是最佳的時機。

經文的第二、三節告訴我們摩西見到異象的經過。事實上這個異象本來只是一個平凡的現象。在沙漠地區，酷熱的溫度（當時已值初夏），一些枯乾荆棘著火，是隨時會發生的事。（參艾理遜，出埃及記釋。文藝，1996，頁18）原來異象可以來自平凡的事物。沙漠中常見的荆棘火，可以成為上帝向人呼召的異象。摩西沒有因為四十年的牧羊生涯，習慣了沙漠現象而忽略眼前的事物。他有很強的洞察力和反省力，能夠留意平凡境物中的不平凡的異象，不斷思想周遭事情發生的含義，以致最終尋著上帝啟示的異象。基督徒實應常常反省四周事物的意思，去體會天父的心意；事奉上帝的人亦需要時刻尋求祂要向我們啟迪的吩咐；作為一間事奉上帝的出版社，文藝雖然已經走過四十多年，但無論未來是處於平凡或不平凡的环境，我們仍會等候那要來的異象，並且願意像摩西一樣，奮起接受挑戰，承擔更大的使命，向前邁進。

"And the angel of the Lord appeared to him in a flame of fire out of the midst of a bush; and he looked, and lo, the bush was burning, yet it was not consumed. And Moses said, I will turn aside and see this great sight, why the bush is not burnt." (Exodus 3:2-3)

In Exodus chapter 3 we find story about Moses receiving God's calling --the mission of delivering the Israelites out of the Egyptians' hands and bringing them to the promised land. This great historical calling was started in the wilderness with the sight of a burning bush. Many Christians are familiar with this well-known story but have we ever pondered its meaning?

Verse 1 of Exodus chapter 3 mentions Moses was leading his Father-in-law's flock to the wilderness and came to Horeb. (Horeb means dry) Actually Moses did not consciously choose any special day to go to God's mountain. In fact this was his daily duty since he escaped from Egypt and married Zipporah. Moses had been changed from an Egyptian prince to a Midian shepherd for 40 years time. His duty was keeping the flock, his family and his living stably. It was Moses' living goal and that's why we think he was not consciously going to Horeb to seek God's appearance and calling. Today many Christians may have the same attitude as Moses had. They think God only chooses outstanding people. Yet, God has His time and plan. Sometimes God gives His calling even when we are in a common place and time. In God's timetable there is no too late or too early. His time is the best time.

In verses 2 & 3 we find the whole process of the calling of Moses with the sight of a burning bush. The sight itself was not a special phenomenon. When day-time in the desert it is common to have dry plants burning up. (H.L. Ellison, EXODUS, Daily Study Bible, p.16) However God used the burning bush as a sight of his revelation. Although Moses had been serving as shepherd and was familiar with this phenomenon for 40 years, he was still a good observer with strong insights. Moses could perceive special sights from ordinary situations. Indeed today's Christians also need to seek God's will by always paying attention to what has happened around us.

As a Christian publishing house CCLC has been established 46 years in Hong Kong. Whatever the situation will be in the future, ordinary or extraordinary, we will still look for sights and visions from God.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callings and commit ourselves to God the same as Moses did with the calling in the sight of the burning bush.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

香港總社：香港九龍彌敦道138號五樓A座 電話：2367 8031 傳真：2739 6030
門市部：香港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電話：2385 5880 傳真：2782 5845
台灣分社：台北市士林區承德路四段242號9樓 電話：(02)8801647 傳真：883 4621
社長：蘇成溢 編輯：范鳳華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GENERAL OFFICE: 138 NATHAN ROAD, 4/F, A, KOWLOON, HONG KONG
BOOKROOM: 10 TUNG FONG ST., G/F, KOWLOON, HONG KONG
BRANCH OFFICE: 9/F, 242 SECT 4, CHENGTEH ROAD, SHILIN, TAIPEI, TAIWAN
Publisher: Eric S. Y. So Editor: Frances Fang

